

北史

唐李延壽撰

北史

第六冊
卷四五至卷五四（傳）

中華書局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

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卽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

孝文南次鐘離，齊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一〕}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耳。」

齊帝崩，廢帝卽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訪入北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

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

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

子椿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粗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

椿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莊縣。遷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

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諡曰惠恭。

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

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

皇甫仲達，云受植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

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儒等同時見害，後祚、儒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

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

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

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諡曰簡。

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諡曰定。

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惶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

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

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

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從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將，與恒農太守 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

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

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

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

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粗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

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

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卽彥先

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尙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

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從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尙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

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史。

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閻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
柳僧習見其子蚪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

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

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尙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

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

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諡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庶子數人。〔五〕

長子夔，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夔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

初，道遷知夔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夔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夔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少間必擊我也。」〔六〕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七〕見其衣濕，謂夔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夔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夔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

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夬與南人辛謏、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夬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脊等言其眇目癘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

道遷兄子奂，位咸陽太守。

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謏、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苻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謏，魏衛尉

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

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

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

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飢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

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

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諡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賂又父繼。繼爲司空，〔晉〕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叉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諡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

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款，悅之實有力焉。二子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諡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旣

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固之桓陵縣。^{〔二七〕}父興宗，齊南安太守。

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嘆。

景明中，自漢中歸魏。^{〔二八〕}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卽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

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二九〕}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三〇〕}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

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諡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伯父慶之，南史有傳。

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粗衣蔬食。

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

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三）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板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

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亮，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諡康侯。

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

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

冀州刺史。

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爲梁州刺史，^{〔三〕}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怒，將有異圖，^{〔三〕}事發被害。

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大將軍高肇西伐，^{〔三〕}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正光末，三秦反叛，^{〔二〕}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强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颶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

孝昌中，兼尙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三〕}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僚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四〕}去橋數里，放火燒舡，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諡忠烈。

苗少有節操，志尙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

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三〇〕}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

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

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駸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敍。」在任八年，遷雍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三一〕}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粗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

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孝文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

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肅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

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

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卽亦燃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隆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

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

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

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總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總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

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鐘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

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

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妻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遠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

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仙。仙子邁，石季龍太常。

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

足以駕馭當世，^{〔三〕}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

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碭碭，^{〔三〕}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

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舡迎之，^{〔三〕}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

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

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子勛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劭，劭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有，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

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豎眼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

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

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豎眼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

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患，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齊州刺史，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

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

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憐，爲慕容儁尙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

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

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

宣武卽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

明帝卽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叉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

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

烈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四三〕}勃海蓆人也。從祖金，神麴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

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四四〕}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穆。

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蓆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概，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四五〕}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四六〕}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

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襄。子祖壁，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

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弟詮、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四七〕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問。

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

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四〕}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

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四〕}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

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倖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五〕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嚨。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校勘記

〔一〕齊拜叔業爲徐州刺史 諸本脫「齊」字，魏書卷七一裴叔業傳有「鸞」指齊明帝字，通志卷一五〇下裴叔業傳有「齊」字。今從通志補。

〔二〕云受植旨 諸本「植」下有「子」字，魏書卷七一裴植傳無。按魏書下文載尙書奏議云：「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子」字衍，今據刪。

〔三〕封義陽縣伯 南、北、汲、殿四本及魏書「義陽」作「義安」，百衲本及通志作「義陽」。按魏書地形志中，南司州、南朔州並有義陽郡、義陽縣，西楚州、汝陽郡亦有義陽縣。「義安縣」不見地形志。今從百衲本。

〔四〕故遣送子芬之爲質 諸本脫「送」字，據魏書裴叔業傳補。本卷裴叔業傳云：「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可証。

〔五〕從薛安都於彭城內附 諸本無「從」字，通志有。按魏書卷七一裴叔業傳附皇甫光傳云：「兄椿齡，薛安都婿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今從通志補。

〔六〕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 諸本「楊」訛作「陽」，據魏書卷七一、通志卷一五〇下夏侯道遷傳改。楊靈珍見本書卷九六氏傳。

〔七〕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按南齊書卷五九氏傳，靈珍入南，是在南齊時。此官亦是南齊所授，非授于梁。

〔八〕是段之來。諸本「段」訛作「改」，據魏書改。

〔九〕唯有庶子數人。諸本脫「庶」字，據魏書、通志補。

〔一〇〕世寶至官少間必擊我也。諸本「至」作「爲」，魏書、通志作「至」。按作「爲」不可通，今從魏書、通志改。

〔一一〕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魏書、通志「京」作「涼」。按地形志無京城郡，司州東郡有涼城縣，但不見涼城郡。

〔一二〕庾遵。魏書作「庾道」。按下文見「潁川庾道」，魏書作「導」。疑「遵」、「道」都是「導」之訛，今不改。

〔一三〕道遷兄子奠。諸本「奠」作「抱夫」，魏書、通志作「奠」。按道遷長子名「夫」，不應兄子又名「抱夫」，張森楷以爲「抱夫」是刻誤分爲二字，是。今據改。

〔一四〕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諸本「柳」作「聊」，殿本從魏書卷七一李元護傳改作「柳」。按魏書卷八世宗紀，景明元年九月稱：「齊州民柳世明聚衆反。」作「柳」是，今從殿本。

〔一五〕兼賂又父繼繼爲司空。諸本不重「繼」字，據魏書卷七一、通志卷一五〇下席法友傳補。

〔一六〕悅之實有力焉。諸本「實」作「天寶」二字，魏書卷七一、通志卷一五〇下江悅之傳作「實」。按尹天寶是攻圍道遷、悅之的梁將，作「天寶」不通，今據改。

〔一七〕或家安固之桓陵縣。諸本及魏書卷七一淳于誕傳「固」作「國」。按魏書地形志無「安國郡」。宋書卷三八州郡志四益州有安固郡桓陵縣。注云：「張氏於涼州立。晉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本屬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南齊書卷十五州郡志下，益州亦有安固郡桓陵縣。淳于誕世居蜀漢，其爲益州之安固桓陵人無疑。「國」乃形似致訛，今據改。

〔一八〕自漢中歸魏。諸本「漢」下脫「中」字，據魏書卷七一、通志卷一五〇下淳于誕傳補。

〔一九〕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魏書無「馬」字。「馬」字疑衍。

〔二〇〕蕭深猷。魏書「深」作「淵」，北史避唐諱改。

〔二一〕伯父慶之。諸本無「伯」字，魏書卷六一沈文秀傳有。張森楷云：「據宋書卷八八，文秀是慶之弟劭之子。」按張說是，今據補。

〔二二〕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魏書、宋書「景」並作「炳」，北史避唐諱改。

〔二三〕坐據連口退敗。魏書「據」作「援」，「連」作「漣」。按「據」當是「援」之訛。

〔二四〕苗出後叔父叟叟爲梁州刺史。魏書卷七一李苗傳「叟」作「略」。按魏書卷八世宗紀正始二年五月作「叟」，卷六五邢巒傳作「叟」，未知孰是。又魏書李苗傳作「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張森楷

云：「北史例改『蕭衍』爲『梁』，此『梁』下當有『寧』字。」

〔三五〕 眭怒將有異圖 諸本誤疊「眭」字，據魏書李苗傳刪。

〔三六〕 大將軍高肇西伐 諸本脫「大」字，據魏書補。肇爲大將軍征蜀，見本書卷八〇本傳。

〔三七〕 三秦反叛 魏書「三」作「二」。按「三秦」指秦州及南秦州，「三」字疑誤。

〔三八〕 及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 諸本不疊「榮」字，據魏書卷七一、通志卷一五〇下

李苗傳補。

〔三九〕 以師夜下 魏書「師」上有「舟」字，不當省。

〔四〇〕 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 張森楷云：「魏書作『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此改作

『善屬文』，亦通。但『詠工』二字無所施，疑誤衍文。」按「工」字衍，「詠」從上讀。

〔四一〕 遷雍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 諸本及魏書卷七〇劉藻傳「雍」作「離」。錢氏考異卷三九云：

「『離』當作『雍』，字相涉而譌。」按魏書地形志下岐州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鎮。」錢說

是，今據改。

〔四二〕 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 諸本脫「遺」字，據魏書卷七〇、通志卷一五〇下劉藻傳補。

〔四三〕 言於孝文曰已選傳脩期爲其長史 魏書卷七〇傅永傳「孝文」作「高祖」，並重文。按此亦當重

「孝文」二字，否則易致誤會。

〔三四〕下官雖微國家一帥 諸本脫「微」字，據魏書卷七〇、通志卷一五〇下傳永傳補。

〔三五〕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足以駕馭當世 諸本無「足」字，魏書卷七〇傳豎眼傳作「堪」，通志卷一五〇下傳豎眼傳作「足」。按文義應脫一字，今從通志補。

〔三六〕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磬 諸本「碣磬」誤倒，據魏書卷七〇傳豎眼傳乙。碣磬見魏書地形志中濟州。

〔三七〕乾愛出遣舡迎之 魏書卷七〇傳豎眼傳無「出」字。按「出」、「遣」二字，文義重複，疑「出」字衍。

〔三八〕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 諸本脫「戍」字，據魏書補。

〔三九〕先討巴北 魏書「巴北」作「北巴」。按隋書地理志上巴西郡注云：「梁置南梁、北巴州。」又閬內縣注云：「梁置北巴郡。後魏平蜀，置盤龍郡。」此「巴北」當是「北巴」州或郡誤倒。

〔四〇〕甲不去身 各本「去」作「出」，殿本據魏書改「去」，是，今從之。

〔四一〕贈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諸本「書」下衍「左」字，據魏書刪。

〔四二〕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 諸本「嘉」作「禧」。錢氏考異卷三九云：「『禧』當作『嘉』。」按魏書卷七六張烈傳作「嘉」，今據改。

〔四三〕李叔彪 魏書卷七二作「李叔虎」。北史避唐諱改。

〔四〕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魏書卷七十二李叔虎傳「亮」作「光」。按本書卷四四崔光傳，光於太和六年任中書博士，崔亮年位較晚。疑當作光。

〔五〕陽平清泉水人也。魏書卷七十二路恃慶傳「泉」作「淵」。按清淵見魏書地形志上司州陽平郡。北史避唐諱改。

〔六〕累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諸本「琛」訛作「深」，據魏書卷七十二改。河間王琛傳見本書卷十九。

〔七〕曹世表字景昇。魏書卷七十二曹世表傳「昇」下有「東魏郡魏人也」。按魏書地形志中，齊州有東魏郡、東魏縣，魏書「郡」下脫「東」字。北史亦當有此七字。否則下文「侍中崔光，鄉里貴達」語便不知所謂。崔光東清河人，亦屬齊州，故傳文云云。且前後各傳皆書籍貫，不應此傳獨省。

〔八〕出行東豫州刺史。按魏書卷七十二曹世表傳言世表行豫州刺史。時梁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所謂「州民」「州界」都是指豫州，則世表是爲豫州刺史，而非東豫州。此「東」字衍文。

〔九〕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諸本「源子」作「淳于」，魏書卷七十二朱元旭傳作「源子」。按源子恭，源賀之子，禿髮利鹿孤之後。利鹿孤曾都西平，故子孫稱西平人。「淳于」乃形似致訛，今據改。
〔十〕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立義州。諸本「挾河」訛作「扶風」。按扶風與汲郡、河內遠不相及，今據魏書朱元旭傳改。義州見魏書地形志中。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

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榮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二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

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污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污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

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

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悵。

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疏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曾與百僚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

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尙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

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敍；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

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鬻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

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

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詔羣僚會議。普惠議曰：

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

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僚，玉食一方，言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

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

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

纘，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

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慚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璆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

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驢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

「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審審如也，謬謬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

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尙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尙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四〕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

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

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敘。

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

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尙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尙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

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

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爲便。

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諡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尙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尙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爲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

卽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袴褶，不可以弔，幸借衣帔，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七〕}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敕送衣帔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

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旣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魯肅？」^{〔八〕}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

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

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

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碭碭，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

于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

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諡曰定。

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

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廬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

父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

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

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愈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愈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

孝莊爲御史中尉，愈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愈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

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慆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

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寶，南引梁人，詔愈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

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愈於關西。

張耀字景世，^{〔一〇〕}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

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一一〕}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 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

余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

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

帝尙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尙。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叉所知。又執朝政，引爲尙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尙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尙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撻句，儒者榮之。又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

時有齊郡曹昂，二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尙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校勘記

〔一〕內人不平 魏書卷七八孫紹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內民，指代京畿內之拓拔部民。

〔二〕論封君則封君之子 魏書卷七八張普惠傳無上「君」字。按此與下句「語妃則命妃之孫」相對，疑「君」字衍。

〔三〕玉食一方 諸本「玉」訛「王」，據魏書及通志卷一五一張普惠傳改。

〔四〕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 按魏書此疏下文尙有大段文字，論不改長尺、重秤、大斗而欲恢復綿麻之調之非。張普惠此疏主要是反對恢復綿麻之調，北史只錄前半，尙未轉入本題，刪節殊爲不當。

〔五〕還復百官久折之秩 諸本「官」訛作「宮」，據魏書改。

〔六〕豈是興滅繼絕之意 諸本「豈」下衍「不」字，與上文文意不符，今據魏書刪。

〔七〕卿將命折中 諸本脫「命」字，據魏書卷七九成淹傳補。

〔八〕卿何不于禁而作魯肅 諸本「魯」作「王」。魏書作「魯」。按庾華、何憲等使魏在太和十六年，王肅降魏在太和十七年，何憲豈能預知其降而爲此語？若指曹魏時之王肅，則事迹不類。三國時于禁爲魏將，降於關羽，羽敗入吳，後仍歸魏。魯肅北人，而仕於吳。故何憲以此二人爲喻。作「王肅」當是涉下文而誤。今從魏書改。

〔九〕欲問卿事 魏書卷九七鹿念傳、通鑑卷一五〇四七〇二頁作「欲聞鄉事」。按「鄉事」指北魏事，元略北魏宗室，故云。「卿」當是「鄉」之訛。

〔一〇〕張耀字景世 魏書卷七九本傳「耀」作「熠」。

〔一一〕有闕經構 諸本「闕」訛「關」，據魏書及通志卷一五一張耀傳改。

〔一二〕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 按上文不言馮元興曾爲州主簿，且元興結託元叉之時，已官殿中御史、司徒記室參軍，不會再爲州主簿。疑是託元叉用其子爲州主簿，「元興」上當有脫文。

〔一三〕時有齊郡曹昂 諸本「齊」作「濟」，魏書卷七九、通志卷一五一馮元興傳作「齊」。按魏書地形志無「濟郡」，青州有齊郡，今據改。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

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弟元景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

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

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

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

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減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

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四〕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五〕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

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

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

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卽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

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平陽太守，〔六〕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

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

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

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七〕}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八〕}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九〕}噬臍之恨，悔將何及。

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卽是大磧，^{〔一〇〕}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

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

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

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

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

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父女爲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脩爲首僚，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祕書監。

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聿脩出爲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旣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

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

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二三}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尙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

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尙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二四}尙書邢劭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劭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邢劭書云：「今日傾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劭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

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尙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尙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內舍人。

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

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

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

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

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

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

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

遂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閭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嗜，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壙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

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籛篠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堅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

疾。^二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

明帝卽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敍，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禪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

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叉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僚，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諡曰文。

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明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

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

「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

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尙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

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休之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疏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棃。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

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

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

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嘖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

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爲西亮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閒。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右僕射，^(三)領中書監。

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疏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

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

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彊預修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

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

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

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

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子辟彊，字君大，性疏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爲尚書水部郎中。

休之弟綝之，天平中入關。

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

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固從兄藻。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尙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三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尙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簡。

子師孝，中書舍人。

固從弟昭。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悊爲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

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

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

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

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明帝時，拜涼州刺史，（云）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

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尙和，助祭則尙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

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學者善其議。

後爲都官尙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

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趨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三七〕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諡曰文獻。

初，思同爲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諡，論者歎尚焉。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

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疑，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

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

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

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

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

爲伯。卒，贈尙書左僕射、司徒公。

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斑襲。

斑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尙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斑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斑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斑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

斑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三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斑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擲擣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尙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

姑博陵長公主所生。^{〔三〕}斑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

已文宣罷州，斑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斑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敕出倉粟十車。爲僚官捉送。神武親問之，斑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斑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

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斑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斑早狎，於衆中嘲斑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驢駒，奸耳順，尙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寶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斑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四〕}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斑以遍略數帙質錢搏蒲，文襄杖之四十。

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敕，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斑卽

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釧，^{〔三〕}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斑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

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斑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斑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謹、季璩等。叔謹以語楊愔，愔嘖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文宣作相，斑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略一部。時又除斑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斑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斑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斑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斑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斑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斑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斑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

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三三〕}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三三〕}

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土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土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

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

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土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土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

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

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尙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尙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鑲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

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四〕}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阮，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遣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眞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

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五〕}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六〕}

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斑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尙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八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

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斑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斑，斑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榑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斑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三七）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

斑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斑不合之狀，并書斑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斑亦求面見，帝令引入。斑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斑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

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

斑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斑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

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斑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云〕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斑日以益疏，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默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斑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斑求見分疏，韓長鸞積嫌於斑，遣人推出栢閣。斑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斑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

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

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斑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斑忽令大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斑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鎗，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斑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

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斑出，亦見廢免。

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斑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

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

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校勘記

〔一〕廷尉監張彪 魏書卷六九袁翻傳「彪」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二〕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 李慈銘云：「魏書『以爲之室』下有『德行於今，雖有不

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以下方接『本制著存』云云。自『周人明堂』至『欲復何責』，蓋是鄭君駁五經異義之文。『德行』當作『施行』，魏書卷七二及北史本卷賈思伯傳可證。其下句『本制著存』以下，乃是翻申釋鄭義。北史刪去數語，便不可解。」

〔三〕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按魏書「神」下有「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幽闡微」三十一字，然後接「不墜周公之舊法也」。則袁翻所云「不墜周公之舊法」，乃指明堂圖義而言。北史刪節失原意。

〔四〕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諸本「未」訛「求」，據魏書改。

〔五〕事移化變。魏書「化」作「禮」。按「化」疑是「礼」之訛。

〔六〕出爲平陽太守。諸本「平陽」倒作「陽平」，魏書作「平陽」。按魏書載翻思歸賦有「北眺羊腸屈詰，南望龍門嵯峨」。據水經注汾水注：「汾水出汾陽縣北山中略，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羊腸坂在晉陽西北，卽在平陽今臨汾之北。又龍門山在平陽西南。陽平卽今山東館陶縣，附近無羊腸、龍門。知是誤倒，今據乙。

〔七〕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魏書百衲本「抵」作「北」，「直北」從上讀。按西海郡在居延澤，見晉書卷十四地理志涼州，其地正居酒泉之北。魏書作「北」是。作「抵」則似在張掖、酒泉之間，與地理形勢不符。但魏書殿本亦作「抵」，當是後人據北史妄改。

〔八〕脫先據西河。魏書「河」作「海」。按「西海」指西海郡，疑作「河」誤。

〔九〕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魏書無「求」字。按此衍文。

〔一〇〕且西徼北垂卽是大磧。魏書「徼」作「海」。按此專指西海郡。北史改作「徼」，泛指西部邊界，誤。

〔一一〕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諸本「五」作「三」。北齊書卷四二、通志卷一五五袁聿脩傳作「五」。按北齊書卷十三趙郡王琛附子叡傳，稱其於天統中「監議五禮」。五禮指吉、凶、賓、軍、嘉。作「五」是，今據改。

〔一二〕尋除都官尚書。北齊書此下有「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卽眞」等語。通志亦有「儀同三司」四字。按下文云：「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若此處不敘其官吏部尚書事，則下文語爲無根。疑此處有脫文。

〔一三〕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北齊書無「重」字。按本書卷五五趙隱傳云：「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令選，隱卽彥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並無重被沙汰事。「重」字當是衍文。

〔一四〕未曾受升酒之遺。通志「升」作「斗」。錢氏考異卷三一以爲當作「斗」。

〔一五〕我思古人心焉苦疾。魏書卷七二陽固傳「苦」作「若」。疑作「若」是。

〔一六〕俄而邢杲作亂。諸本「邢杲」上有「葛榮」二字。北齊書卷四二陽休之傳無。按葛榮義軍未曾

到青州，此涉上文而衍，今據刪。

〔一七〕范陽盧元伯 北齊書「伯」作「明」。按盧元明附見本書卷三〇、魏書卷四七盧玄傳。本傳不言其預撰起居注，但其時別無盧元伯，疑作「明」是。

〔一八〕河間邢子明 諸本「明」作「才」，北齊書作「明」。按本書卷四三、魏書卷八五邢昺即子明傳云：「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昺修起居注。」本書卷四三邢昺即子才傳並無與李神儁同修起居注事。作「才」誤，今據改。

〔一九〕俄而魏武帝入關 李慈銘云：「魏武當作『孝武』。」

〔二〇〕發晉陽至平陽郡 按由晉陽赴鄴，不會經過平陽。「平陽郡」當是「平城都」之訛。事見本書卷三一高德正傳。但「平城都」又當作「平都城」。參見高德正傳校記。

〔二一〕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 北齊書作：「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按下云「正除尚書右僕射」，則此處應有「兼」字。北史刪節，並「兼」字刪去，非。

〔二二〕六年正除尚書右僕射 諸本「右」作「左」，北齊書作「右」。按本書卷八齊後主紀武平六年四月稱：「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作「右」是，今據改。

〔二三〕秘書監源文宗 諸本脫「文」字，據北齊書補。源文宗即源彪，見本書卷二八源賀傳。北齊書卷四三自有傳。

〔二四〕又無藝。北齊書作「無文藝」。疑「又無」是「無文」之倒誤。

〔二五〕石濟河溢。諸本「濟」作「齊」。北齊書卷四二陽斐傳作「濟」。按水經注卷五河水注：「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戴校本注云：「今考，卽胙城縣東北石濟津。」下文云：「裴移津於白馬。」白馬津在石濟之東，亦見水經注河水注。作「齊」誤，今據改。

〔二六〕明帝時拜涼州刺史。諸本「明」作「昭」，魏書卷七二賈思伯傳作「肅宗」。按肅宗諡「孝明」，「昭」乃「明」之訛，今據改。

〔二七〕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諸本「先」作「光」，魏書百衲本作「先」。按本書卷三五、魏書卷五六鄭義傳附見先護，並言其拒元顥。作「先是」，今據改。

〔二八〕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北齊書卷三九祖珽傳百衲本「及」作「乃」。按「乃」與「雖云」相應，作「乃」是。但通志卷一五四祖珽傳亦作「及」，今不改。

〔二九〕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諸本「姑」訛「故」，據北齊書、通志改。

〔三〇〕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按疑衍「文」字，「事」屬上讀，「襄」屬下讀。據隋書卷三四經籍志雜家類，華林遍略，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當時東魏當無此書，故襄州商客販之。襄州見魏書地形志下、及隋書地理志中潁川郡葉縣注。其地在今河南西南部，當時與梁接壤，故得商販往來。此「文」字當是涉下文而衍。

〔三二〕配甲坊加鉗剗 北齊書南、殿二本及通志「剗」作「鋼」，其百衲本無此字。按作「剗」費解，疑是「剗」之誤。「剗」卽「髡」字。

〔三三〕尋遷典御 諸本「遷」作「選」，北齊書、通志作「遷」。按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門下省尙藥局有「典御及丞各二人，總知御藥事。」祖珽是由丞升爲典御，作「遷」是，今據改。

〔三四〕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 諸本「二」訛作「三」，據北齊書、通志改。

〔三五〕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 汲本「謂」作「爲」，當是。

〔三六〕又太后之被幽也 諸本「太后」上有「靈」字，北齊書無。按靈太后乃北魏宣武帝后，北齊武成帝胡后齊亡後死，無諡。當是原作「胡太后」，後人誤改。今從北齊書刪。

〔三七〕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 通鑑卷一七一五三〇一頁作「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按北魏太武帝、文成帝並以乳母爲保太后，陸媼正合保太后之例。疑「皇」當作「保」。

〔三八〕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 李慈銘云：「語其」當是「其語」誤倒。按李說是。

〔三九〕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 張森楷云：「案是時有麗伯偉，見崔暹 北史卷三二、盧玄傳 北史卷三〇。疑『麗伯律』是『麗伯偉』之誤。」按麗伯偉是麗範之孫，見魏書卷四二麗範傳，又見本書卷三〇盧潛傳、卷八一劉晝傳。張說疑是。

〔四〇〕涉學有辭 北齊書「辭」下有「藻」字，通志有「章」字。疑北史脫一字。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余朱榮

子文暢

文略

從子兆

從弟彥伯

彥伯子敞

彥伯弟仲遠

世隆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余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余朱川，因爲氏焉。

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爲領人會長，^{〔一〕}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

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會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旣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會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

「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卒，諡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

父新興，太和中繼爲會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會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諡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

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

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

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

及莊帝卽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

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

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余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卽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五〕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

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

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

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

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

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云〕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

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七〕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

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

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榮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卽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

鄉導。榮乃令都督余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僚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貴。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

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賁，並檻車送關。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尙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

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爲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

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

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尙書索太和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婉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咸、尙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

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

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余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掃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卽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

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

相符。

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余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

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卽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

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

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正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尙風素，固令爲敕勒舞。〔二〇〕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踢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卽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卽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卽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二一〕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

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諡曰惠。

菩提弟叉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

又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族戲，能中者卽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爲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

弟文略，以兄又羅卒無後，襲又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

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

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

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卽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余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余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灋波津令，爲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

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

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余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

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僚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

討，破斬之。

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粗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

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爲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

兆勇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爲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

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爲榮府長史。節閔帝潛默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勸款。帝既立，余朱兆以己不豫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醺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爲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

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功既振，將除余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眞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余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尙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

及孝莊卽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

余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

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余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尙書左僕射，攝選。

莊帝之將圖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尙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案劍噴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

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

喪氣。尋又以曄疏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

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師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

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

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訖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

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三〕}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僕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轅轅，爲顥所禽，顥讓而轡之。莊帝還宮，贈司徒。

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

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余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聞之，與余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

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灋波津，爲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

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忸。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

通，侮慢忤資。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資相拒於安定。寶資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資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

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資。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

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

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暉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余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暉，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

時神武軍旣振，余朱兆、仲遠等並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

余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

余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揃韓婁，醜奴、寶賁，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三七}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縣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校勘記

〔一〕魏登國初爲領人會長

魏書卷七四余朱榮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三〕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魏書卷七四余朱榮傳「五」作「六」。按孝文兄弟七人，應作「六」。

〔三〕弟始平王子正。通志卷一五一余朱榮傳、通鑑卷一五二四七四一頁作「霸城公子正」。按魏書卷二一彭城王勰傳，言子正於肅宗初封霸城縣公，莊帝卽位，封始平王。又魏書卷十莊帝紀武泰元年四月稱：「戊戌，南濟河，以兄彭城王勰爲無上王，弟霸城公子正爲始平王。」此在卽位之前，則當作「霸城公」。通志、通鑑是。

〔四〕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通志「霸城王」作「霸城公」。通鑑四七四三頁作「帝與無上王勰、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按此在莊帝卽位之後，則作「無上王」「始平王」是。北史上文既已稱子正爲「始平王」，此復改稱「霸城王」，更誤。北史敘河陰事與魏書不同，當是別本他書，故前後不相照應。

〔五〕復前入城不朝戊北來之人。張森楷云：「『不朝戊』不可解，疑有譌誤。」按通志「戊」作「其」，從下讀，但字形相去甚遠，今不改。

〔六〕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魏書「儁」作「軌」。按魏書卷三九李神儁傳云：「肅宗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以神儁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尙書。」則神儁未嘗到任，莊帝時乃在朝中。魏書卷六六李

崇傳言其子神軌於河陰被害，則此時已死，相州刺史必非李神軌。考魏書卷七〇李神傳，言其於孝昌中行相州事，「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余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又魏書卷二一上北海王顥傳，言顥於武泰初授相州刺史，行至汲郡，「以葛榮南侵，余朱縱害，遂盤桓顧望」，以其舅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相州行臺甄密「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據此，則守城抗拒葛榮義軍的相州刺史，乃是李神。北史作李神儁，魏書作李神軌，都誤。當是後人以李神名較不顯，妄增「儁」字、「軌」字。

〔七〕獲其渠帥量才授用 魏書「獲」作「擢」，疑「獲」是「擢」之訛。

〔八〕榮曾啓北人爲河內諸州 魏書、通志、通鑑卷一五四四七七頁「內」作「南」。按當時榮據并州，欲申張其勢力於黃河以南，故下云「欲爲掎角勢」。疑北史作「河內」誤。

〔九〕奚毅又見求聞 通鑑卷一五四四七八一頁作「奚毅又見帝，求間」。按「求間」卽「請間」，「聞」當是「間」之訛。

〔一〇〕固令爲敕勒舞 諸本「勒」訛作「勤」，據通志改。

〔一一〕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日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 錢氏考異卷

三九云：「此述季明語，當有脫文。」通鑑卷一五五，四八〇〇頁載其議云：「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語意完善。永安，孝莊年號也。孝莊之諡，定於孝武。當世隆議配享之日，不當卽稱『莊帝』，北史作『永安』爲得之。」按通鑑乃本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北史別有所本，但意思不全，疑是刪節之失。

〔三〕兆字萬仁 按本書卷三六薛孝通傳云：「吐萬仁猶在并州。」吐萬仁卽指朱兆。周書卷一文帝紀又作「吐萬兒」，梁書卷三二陳慶之傳又作「吐沒兒」。皆當時譯音之異。此作「萬仁」，當是省稱，亦卽其漢字。

〔二〕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 魏書卷七五朱兆傳云：「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擊顥子冠受，擒之。」按魏書卷二一上北海王顥傳亦云：「冠受戰敗被擒。」此「斬」字衍文。

〔四〕爲兆騎所繫 諸本「繫」訛「繫」，據魏書及通志卷一五一朱兆傳改。

〔五〕兆弟智彪 魏書「彪」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六〕祖侯眞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 按魏書卷七五朱彥伯傳「文成」作「高祖」，則此當作「孝文」。

〔七〕及張勸等掩襲世隆 張森楷云：「勸」當作「歡」，卽張忻也。魏收避諱而改。」按本書卷四九斛斯椿傳、卷六齊神武紀並見張歡襲朱世隆事。張歡卽張瓊之子，本書卷五三張瓊傳作

「欣」，北齊書卷二〇張瓊傳作「忻」，魏書卷七五朱彥伯傳作「勸」，都是避高歡之諱而改。這裏是沿魏書舊文未改。

〔一八〕詔爲前將軍都督 魏書卷七五朱世隆傳無「將」字。按魏書言世隆先已爲車騎將軍。據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後令，車騎將軍在第二品，前將軍在第三品。朱氏權勢正盛，豈有降黜軍號之理？「將」字衍。

〔一九〕盡殺人以肆其忿 魏書「人」上有「城」字，是。

〔二〇〕姦諂蛆酷 通志卷一五一朱世隆傳「蛆」作「讒」。按「蛆」字當誤。

〔二一〕繫於闕下槐樹 諸本「闕」作「關」，魏書、通志作「闕」。按「闕」指門闕，今據改。

〔二二〕兆還晉陽 諸本「還」訛「遷」，據魏書卷七五、通志卷一五一朱度律傳改。

〔二三〕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 通志卷一五一朱天光傳、通鑑卷一五〇四六七頁無「貴」字。按「赫連」複姓，此疑衍「貴」字，或「連貴」誤倒爲「貴連」。

〔二四〕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爲主 諸本「勒」訛作「勤」，據通志、通鑑改。

〔二五〕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忸賁 張森楷云：「此卽拔陵也，不知何以駁異。」按通鑑卷一五〇作「拔陵」。「忸」疑是「飯」之訛，「飯」音「販」，與「拔」音相近，「賁」與「陵」同韻。北史天光傳溢出魏書材料較多，當是他書異譯，北史因襲不改，故有歧異。

【三六】至慶雲所居水洛城 諸本及魏書「水」作「永」。通鑑卷一五四七七五頁作「水」。胡注云：「水經注卷一七渭水注：『水洛水導源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注略陽川。』九域志：『水洛城在德順軍西南一百里。』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按此城以水洛水爲名，自當作「水洛」，今據通鑑改。

【三七】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 魏書卷七四朱榮傳史臣論作：「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按北史文意不貫，疑有脫文。

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勝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並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余朱榮引爲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爲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爲余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

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

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

余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余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尙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余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娶余朱世隆姊，故被余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尙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勦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

及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余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

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余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

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己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

椿以余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余朱天光

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余，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余，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余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余，朱約爲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

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

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揮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

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

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尙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尙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僚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尙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尙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諡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輜輶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

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

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

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

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鐔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

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

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

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

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尙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

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

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諡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

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尙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尙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鎖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齧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

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尙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諡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

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爲余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余朱度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余朱氏。

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余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余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余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

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

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

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進封南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

余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余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

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余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

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探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

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言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卽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

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史，仍鎮范陽。

及尒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

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深所敗。元暉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朱氏於韓陵。

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

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遣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尙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解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解斯椿。

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詔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

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余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爲本鎮軍主。

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爲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僞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並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

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余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

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

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並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旣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

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阿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

投肆州，允、岳投余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

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從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讐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余朱兆自破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眞定縣公。

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余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

及余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余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

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

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河北盪爲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愼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

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三」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

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

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

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

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

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

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鳬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諡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

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余朱榮，榮以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

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旣殺

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顯，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

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慝生焉。」乃請余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

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爲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

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細川。^{〔二〕}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卽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坑，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

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三〕}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禽之，餘衆皆悉坑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

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尙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

齊神武。

及孝武卽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二〕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問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

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尙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

亂，遂歸余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侯。

余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鄴州刺史。余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余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

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止水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敕，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

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卽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廬，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

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尔朱榮入洛，兼尙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熙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二七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尙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孚二八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諡曰昭定。

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

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顥，爲尙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

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旣爲本州刺史，盛修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企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

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爲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鸛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尙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

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

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周文爲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

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大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

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會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

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旣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

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祗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豳州刺史，二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尙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尙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

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尙

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粗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氐、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三〇）

後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

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因姓毛。

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三〕卒。子野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

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三〕余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余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閣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

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贈太尉。

子鳳，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

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記，以襲、襄任己，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

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余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侯莫陳悅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校勘記

〔一〕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面 諸本「自」作「百」，魏書卷八〇斛斯椿傳作「自」。按「武

直」卽指直閣、直齋、直寢等宿衛人員。「武直人數百」與「直閣已下員別數百」重複。「百」字誤，今據魏書改。

〔二〕進封南陽郡公 諸本「南」作「西」，魏書卷八〇樊子鵠傳作「南」。按南陽爲樊氏郡望，元和姓纂輯本卷四，樊氏郡望，首舉南陽湖陽縣，故以封樊子鵠。「西」字誤，今據改。

〔三〕侯深 魏書卷八〇作「侯淵」，北史避唐諱改。

〔四〕行達廣川 諸本「川」作「州」，魏書作「川」。通志卷一五一侯深傳作「固」。按魏之廣州治魯陽，距青州、光州甚遠。據魏書地形志中，青州齊郡有廣川縣，齊州有廣川郡。侯深周旋於青、齊、光三州之間，則當以廣川爲是。今據魏書改。廣固卽益都，亦屬青州。字形相去甚遠，疑非。

〔五〕遂劫光州庫軍反 宋本、大德本及通志「軍」作「車」，百衲本據南、北、汲、殿四本修作「軍」，魏書作「兵」。按「庫兵」指庫中武器。但光州之武器庫何以在廣川？作「車」作「軍」並費解，疑有誤。

〔六〕率州里豪傑與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 諸本脫「與」字，據周書卷十四賀拔勝傳補。又周書「檀」上有「眞」字，這裏當是省稱。

〔七〕封燕郡公 諸本「公」作「王」，北齊書卷一九賀拔允傳作「公」。按下文云「進爵爲王」，又魏書

卷一一出帝紀太昌元年八月稱：「燕郡開國公賀拔允進爵爲王」，則此時當是公。今據改。

〔八〕時有鮮于阿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寇。諸本「阿」作「河」，周書卷十四賀拔勝傳作「阿」。按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四月稱「朔州城人鮮于阿胡、庫狄豐樂據城反」。「河」乃「阿」之訛，今據改。

〔九〕從元天穆北征葛榮。諸本「從」訛作「後」，據周書改。

〔一〇〕田怡。張森楷云：「魏書卷八〇『怡』作『怙』」，通鑑卷一五四、四七八四頁同。本書卷二六宋世良傳之田怙，余朱世隆傳之田帖，並卽此人。以字形相近而誤，但未知其孰是。」

〔一一〕度律軍以此先退。諸本「先」訛作「免」，據周書改。度律先退事見本書卷六齊神武紀。

〔一二〕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諸本「陽」作「楊」，通志卷一五六賀拔勝傳作「陽」。按事見本書卷四七、北齊書卷四二陽休之傳，今據改。

〔一三〕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神武旗鼓識之。周書作「及齊神武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太祖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按攻玉壁與戰邙山是兩次戰役。這裏「周文」下當脫「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周文等字。遂使兩次戰役混淆，且文理不順。又「齊神武」諸本脫作「齊武」，據周書、通志補「神」字。

〔一四〕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細川。諸本「細」作「網」，周書卷十四賀拔岳傳作「細」，魏書卷

七五余朱天光傳作「涇」。按周書卷一五寇洛傳、通鑑卷一五四四七七三頁作「細」。太平寰宇記卷三二涇州靈臺縣下有蒲川水，引水經注云：「蒲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今本水經注缺涇水，卽此。其水入涇，作涇川亦不誤。但「網」必是「細」之訛，今據周書改。

〔二五〕至慶雲所居水洛城 諸本「水」訛「永」，今改正。參見卷四八余朱天光傳校記。

〔二六〕解拔彌俄突 參見卷六齊神武紀校記。

〔二七〕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 周書卷一四念賢傳「向」作「面」。按當時屢見「四面大都督」、「西面大都督」，疑作「面」是。

〔二八〕扶風王孚 諸本「孚」作「季」。張森楷云：「『季』當作『孚』」。時有扶風王孚，無名「季」者。」按張說是。孚見本書卷一六臨淮王譚傳。「季」乃「孚」之訛，今據改。

〔二九〕授遐南豳州刺史 諸本「豳」作「幽」。錢氏考異卷三九云：「『幽』當作『豳』」。按魏書卷五九蕭寶夤傳，言寶夤於孝昌三年四月曾授雍、岐、涇、南豳四州諸軍事。隋書地理志上北地郡注云：「後魏置豳州。」又於新平縣下注云：「舊曰白土，西魏置豳州。」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証卷一引太平寰宇記、魏書楊椿傳、蕭寶夤傳，以爲白土之豳州，卽南豳州，不始置於西魏。毛遐所授之州，卽此地。錢說是，今據改。

〔三〇〕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 隋書地理志上京兆郡三原縣下云：「後周置建忠郡。」按隋書

作「後周」誤。但既是以旌表毛遐兄弟立名，則字當作「忠」。

〔三〕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按北齊書卷二二盧文偉傳附盧勇傳，有元象元年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東魏事。據魏書地形志中，廣州治魯陽，則此「東陽」當是「魯陽」之訛。

〔三三〕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按「孝莊」當爲「孝明」之誤。

北史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

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歷尙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

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與棺諫諍，尙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

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會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愍慙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

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

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鵬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逢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散。」

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旂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尙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

及余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尙書，門下奏曰：「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尙書。

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

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

永熙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廐、楊機等曰：「爲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誅之。

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

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卽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

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三及孝莊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中正。

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不剋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

雄族祖琛。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

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

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

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

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劭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

術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惛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譴，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

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

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子閣卿，尚書郎。

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術族子德源。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

德源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並虛襟禮敬，同舉薦之。

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

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迴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

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

德源從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

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恭。

子懋，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

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

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並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尙書。

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爲齊神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

父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尙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爲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諡曰成。

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

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余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

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卽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余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余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因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言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

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

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砂，〔否〕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

僕射余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

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

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七〕}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藂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

及余朱榮死，帝召道穆，付敕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余朱世隆等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尙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余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

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

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倖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一）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

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

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爲國子博士。

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識者歎其多能。」

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

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

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繒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

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

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

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尙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

謙之弟謹之，字道脩。父崇旣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綦儁字櫟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余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余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悛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

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僞驕列倒，僞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僞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僞別，因辭僞母，僞故見敗，氈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二〇}位金明太守。

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擡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

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尙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

余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

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

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三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

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

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尙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

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爲尙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

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尙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疾，卒。子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二〕}贈冀州刺史。

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

後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及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余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

及余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

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四〕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尙書、魯縣侯，進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

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旣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尙，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己，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得也。

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校勘記

〔一〕逢北溝求救。通志卷一五一辛雄傳「溝」作「渣」。按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元年十二月載孝明親征詔云：「北清懸危，南陽告急。」所指即辛雄與元彧所參加的此次戰役。「北溝」、「北渣」疑並是「北清」之訛。魏書地形志下荊州有北清郡，錢氏考異卷三〇考証言當爲「北清」。其他在今河南南陽之北，正在本傳裴衍進軍的鵬路上。

〔二〕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擒。按此城承上文似指荊州的治所穰城。但元顥入洛，不由荊州。魏書卷七七辛纂傳，上文有「尋除平東將軍、中郎將」等語，然後云：「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余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下文又有「還鎮虎牢」語。據本書卷四八余朱世隆傳：「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虎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宵遁。」則此城乃指虎牢城。虎牢是北魏東中郎將的治所。辛纂乃是遷東中郎將後，在虎牢爲元顥所擒。魏書「中郎將」上脫「東」字。北史則在「永安」前當脫「尋除平東將軍、東中郎將」等語。

〔三〕武定六年侯景叛 按魏書卷一二、本書卷五東魏孝靜紀、本書卷六齊文襄紀、侯景叛東魏在武定五年正月，此作「六」年，誤。

〔四〕盱眙 諸本作「盱台」，據北齊書卷三八補辛術傳改。魏書地形志中淮州、隋書地理志下江都郡並作「盱眙」。

〔五〕榮因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 諸本「榮因」作「因榮」，通志卷一五一高恭傳作「榮因」。按魏書卷七七高崇附子恭之傳云：「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則是余朱榮因莊帝命之勸酒而陳說舊事，並非高恭之因余朱榮以陳述功績。通志是，今據乙。

〔六〕錫炭鉛砂 諸本「鉛」作「松」，魏書作「鉛」，通志作「鉛」。按「鉛」卽「鉛」，爲鑄錢原料。作「松」誤，今據改。

〔七〕名隸廷尉秩以五品 諸本脫「秩」字，據魏書補。大理司直班在從五品，見隋書百官志中。

〔八〕乞行新典 魏書高崇附子謙之傳作「乞新舊典」。按高謙之是請恢復舊制，魏書是。

〔九〕乃更改元修撰 諸本「修」下衍「者」字，據魏書刪。

〔一〇〕父幼之 魏書卷八一山偉傳「幼」作「稚」，北史避唐諱改。

〔一一〕崔深 魏書「深」作「琛」。按本書卷二一、魏書卷三五崔浩傳，本書卷四〇、魏書卷六二李彪傳，

本書卷五七魏收傳，所稱預修「國史」者，並無「崔深」或「崔琛」，疑並訛誤。

〔三〕是以偽偉等更主大籍 諸本「偽」誤作「纂」，據魏書改。

〔三〕位梁州鎮將 魏書卷四四費于傳「州」作「國」。按魏書地形志中南兗州梁郡註云：「漢高帝爲

梁國，後改，治梁國城。」梁國鎮將當卽鎮梁國城。他處亦作「梁城鎮將」。疑作「州」誤。

〔四〕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 諸本「作」訛作「行」，據魏書費于傳改。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勸

清河王岳

子勸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普

長樂太守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庭，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天統三年，（二）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廷。子勸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陽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

文宣受禪，進爵爲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爲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

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劼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

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劼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尙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劼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劼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

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尙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劼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尙書事。

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劼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劼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涇嶺，凍滑，乃鋪氊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

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叡爲能，加尙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三〕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四〕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五〕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

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

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尚書事，諡孝宣公。

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稱。

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

爲思政所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眞定縣男。文襄以爲己功，故賞典不弘。

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

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己，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文宣〕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諡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

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

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勸。

勸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幸，勸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

隋文帝爲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勸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

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

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人神怨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驚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

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勸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名〕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一〇〕}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河陽南城，^{〔一一〕}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

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

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

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

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

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僞獵，^(一)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鷄，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二)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

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

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迫任使。武平中，與祖斑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斑，斑求領軍，元海不可，斑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尙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

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鷂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尙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

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

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

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尙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

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二）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歡，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三）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尙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

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州事，^{〔七〕}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八〕}贈司徒，諡曰文宣。

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九〕}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

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

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尙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

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

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

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

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

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與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尙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

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襲。〔三三〕

父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湑、〔三四〕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余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余朱氏生任城王潛。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三）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旣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

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演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天保初，進爵爲王。（三六）

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糞穢，共在一所。

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

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大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

士韓毅教洩書，見洩筆迹未工，戲洩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洩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

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洩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洩察知之。守令畢集，洩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洩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

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洩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洩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

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澈未期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閤諮陳。澈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脩等慚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

澈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澈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澈常留鄴。

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澈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澈第，至內室，稱敕呼澈，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澈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澈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澈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澈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

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

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得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

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尙幼，在西學，聞宮中譴，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尙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尙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

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尙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

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潛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

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

「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潛頻牧大蕃，雖不潔己，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

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竟不達。

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敕詔，潛並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

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
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尙書令。以滑稽便辟，有

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年，封華山。^三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

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尋爲尙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錄尙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論曰：趙郡王以附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諭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城涖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狴，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愼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兔角弓之刺，已爲幸矣。

校勘記

〔一〕天統三年 諸本「統」作「平」，北齊書卷一三趙郡王琛傳作「統」，按琛追贈配享事見本書卷八齊後主紀天統三年十二月，又見下文其子叡傳，今據改。

〔二〕其母魏華陽公主也 諸本「陽」作「山」。按下文作「陽」。趙明誠金石錄卷二二北齊華陽公主碑跋言公主卽高叡之母。作「陽」是。今據北齊書卷一三及通志卷八五高叡傳改。

〔三〕監五禮 北齊書「監」下有「議」字，是。

〔四〕被執送華林園 諸本脫「執」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五〕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 諸本「雀」訛作「崔」，據北齊書改。雀離佛圖見本書卷九七西域傳乾陁國。當時鄴都蓋仿其形制建塔，故有雀離佛院。

〔六〕時年三十四 北齊書卷一三清河王岳傳作「四十四」。張森楷云：「案岳從高歡起兵在魏永安末年，距齊天保六年凡二十六年，若岳卒年三十四，則起兵時只八歲，無是理也。」北史蓋誤。」按高歡起兵實在普泰元年六月，張說誤提前一年，但結論不錯，當從北齊書作「四十四」。

〔七〕改封安樂侯 錢氏考異卷四〇云：「按齊書卷一三高勣傳：『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此云『安樂侯』者誤。」按通志卷八五及隋書卷五五高勣傳並作「樂安王」。但冊府卷二七二 三二一六頁作「安樂王」。作「侯」必誤，「樂安」，「安樂」未知孰是，今不改。

〔八〕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上 諸本「已上」作「已下」，北齊書、隋書作「已上」。按北齊書上文云：「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作「已上」是，若五品以下，則人數甚多，安能悉置三臺上。今據改。

〔九〕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 按魏書卷三二高湖傳，盛父各拔與高歡祖謚爲兄弟，則盛乃歡從叔。高歡世系可疑。魏書、北齊書之不同，或卽史臣編造失檢所致。

〔一〇〕陽州公永樂 按本書卷七齊文宣紀天保元年見楊州縣開國公高孝緒，卽永樂嗣子。冊府卷四

五〇五三四〇頁亦作「楊州」。唯冊府卷二八四三三四八頁作「陽周」。陽周縣見魏書地形志下 幽州趙興郡。「陽州」「楊州」皆當是「陽周」之訛。

〔二〕永樂守河陽南城 諸本「河」訛作「洛」，據北齊書卷一四補陽州公永樂傳改。本書卷三一高昂傳及通鑑卷一五八四八九五頁並作「河陽南城」。此役洛陽爲西魏將獨孤信所據，高永樂不得在洛陽。

〔三〕乃與河南王孝瑜僞獵 諸本「南」誤作「陽」，據通志卷八五高元海傳及本書卷五二孝瑜本傳改。

〔三〕又時有林慮令姓潘 諸本「潘」訛作「藩」，據北齊書卷一四高元海傳改。通鑑卷一六八五二六頁作「林慮令潘子密」。

〔四〕斫骨光弁 錢氏考異云：「廣韻入聲十八藥漢複姓有斫胥氏。何氏姓苑云：『今平陽人。』此作『骨』，字相似而譌也。恩倖傳本書卷九二作『斫胥光弁』，『斫』又『斫』之譌，卽一人。」

〔五〕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 北齊書卷一四高思好傳無「城」字。按「城平都」當作「平都城」，參卷三一高德政傳校記。又本書卷五三、北齊書卷二〇斛律羌舉傳，羌舉子名孝卿，於後主時典機密。「斛斯」當是「斛律」之訛。

〔六〕告爾何物事 北齊書「告爾」作「告示」，通志卷八五高思好傳作「爾告」。疑通志是。

〔二七〕以功行河州事 諸本「州」作「東」，通志卷八五高歸彥傳作「州」。按魏書卷三二高湖傳附見高徽。言其出使還，至河州，遇莫折念生起義，河州刺史元祚以憂死，因被推行河州事，後爲梁景進所殺。此事亦見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元年十月。作「州」是，今據通志改。

〔二八〕迎徽喪與穆同營葬 通志「與穆同營葬」作「爲之營葬」。按上文不見穆事迹，疑有脫誤。

〔二九〕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 張森楷云：「上『妃』當作『母』，若如此文，則似歸彥妃矣。」

〔三〇〕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 通鑑卷一六八五二一九頁云：「帝亦尋其反覆之迹，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按欲出歸彥，安得至其家作詔？下文云：「仍敕門司，不聽輒納，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足証作詔必不在歸彥家。此「歸彥」下當脫「還」字。

〔三一〕使連名密啓 通志「使」作「亦」。按疑是「便」之訛。

〔三二〕九歲與歸彥自河州俱入洛 諸本脫「與」字，據通志補。

〔三三〕建國侯孫乂襲 墓誌集釋補遺高虬墓誌圖版六〇三稱「虬字龍又」，趙萬里以爲龍又卽此傳之乂。又以爲「侯」當作「從」。按伏護本生父名建國，不當贈爵建國侯，趙說疑是。

〔三四〕襄城景王淸 諸本「淸」作「清」。按北齊書卷一〇高祖十一王傳，本書卷七、北齊書卷四文宣紀天保元年及二年，冊府卷二七七三二七五頁並作「清」。「清」乃「淸」之訛，今據改。

〔二五〕謂博士盧景裕曰 諸本脫「景」字，據下文及北齊書、通志卷八五神武諸子傳補。

〔二六〕天保初進爵爲王 諸本「天保」作「保定」。按「保定」乃周武帝年號，誤。高浚封永安王，見本書卷七、北齊書卷四文宣紀天保元年。今據改。

〔二七〕歷位尚書令 諸本脫「令」字，據北齊書、通志補。高淹遷尚書令，見本書卷七文宣紀天保元年七月。

〔二八〕有濕沃縣主簿張達 諸本「濕」訛「隰」，據北齊書改。濕沃見魏書地形志上滄州樂陵郡及漢書地理志千乘郡。

〔二九〕十年封華山 諸本「十」下有「五」字。按天保只十年，「五」字衍文，今刪去。

〔三〇〕登魏孝文舊壇 北齊書無「孝」字。按魏孝文帝不聞曾在中山，卽定州治築壇。史記魏世家言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疑中山之魏文舊壇，是因魏文侯得名，與魏孝文無涉。

〔三一〕俱未足諭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 北齊書卷一三史臣論作「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吝，固不可掩其風烈，適足以彰顯祖之失德云」。疑此在「諭」字下脫「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吝，固不可掩「十五字。否則「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無所承。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

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

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余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

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

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

承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

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

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

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珣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尙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

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

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順請以奏，琬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

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

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

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大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

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

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惲，惲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

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

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颺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后主竟奔鄴。

在并將帥咸請曰：「言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沔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鳴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齔石以禦周軍。

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尙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

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飢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

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廳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

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

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殺，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殮之。

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七〕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

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

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尙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

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

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

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粗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廄，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

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僚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

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敎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

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

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

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欸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狙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

韓長鸞間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二）

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

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慙，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

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二〕}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謗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三〕}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

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

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

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

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

敵，觀其相表，^{〔七〕}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八〕}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九〕}以慰太后。

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

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

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

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諡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校勘記

〔一〕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順請以奏 諸本「昭」作「照」。按北齊管理佛教機關名昭玄寺，置大統一人，稱「昭玄統」，又名「昭玄都」。本書卷三二崔暹傳，北齊書卷二四杜弼傳，並見此名。「昭」，北

朝人常寫作「照」，屢見碑誌，今改「照」作「昭」。

〔三〕芒山之敗，通志卷八五文襄諸子傳「敗」作「役」，冊府卷二一八二六一六頁作「戰」。按河清三年芒山之戰，齊軍得勝，見北齊書卷一六段韶傳、卷一七斛律光傳。本傳下文亦言「大捷」。「敗」字必誤。

〔三〕在并將帥咸請曰 諸本「帥」作「卒」，北齊書卷一一文襄六王傳作「率」，通鑑卷一七二五三六二頁作「帥」。按「率」卽「帥」，「卒」乃「率」之訛，今從通鑑改。

〔四〕洸陽王和阿于子 諸本「洸」訛「沐」，據通志及通鑑同上卷頁改。洸陽見隋書地理志下東海郡。

〔五〕齊人從後斫刺 諸本脫「從」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六〕延宗敗前在鄴廳事〔見兩日相連置〕 諸本脫「見兩日相連置」六字，據北齊書補。下文「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亦指此。北齊書高延宗傳本是用北史補，北史原文當有此六字。

〔七〕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 至其言竟信云 按此段文字又見於卷八九綦母懷文傳，前後複出。

〔八〕稱武平元年 錢氏考異云：「『元年』當作『九年』。蓋後主以武平八年失國，紹義逃奔突厥，至次年，因高寶寧上表勸進，乃稱帝，仍用武平之號，不自改元也。通鑑卷一七三書此事於前一年，乃云『改元武平』，殊失其實。然因此知北宋本已誤『九』爲『元』，而溫公亦未能校正也。」按錢

說是。但北齊書、通志及冊府卷二八九三四〇五頁並作「元年」，今不改。

〔九〕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張森楷云：「百年不聞有兄而云第二子，殊不可解。且襄城景王清傳云『以孝昭第二子亮嗣』。據序，亮在百年之次。亮第二，則百年益不得爲第二。此『第二』疑當爲『嫡長』之誤。」按下文南陽王綽傳云：「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高亮之爲第二，當是同一原因。本傳就實際言，故云百年第二。

〔十〕汝陽王彥忠 諸本「陽」訛作「南」，據北齊書卷一二孝昭六王傳及本卷孝昭六王序改。

〔十一〕多取蠍將狙混看極樂 諸本「狙」作「蛆」，通鑑卷一七一五三七頁作「多聚蠍於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按狙卽猴，與人類似，故下文後主改用人，以發洩其封建統治者的暴虐狂。今據通鑑改。

〔十二〕韓長鸞問之 諸本「問」訛「聞」，據北齊書卷一二武成十二王傳改。

〔十三〕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按此數語與前後文不連屬，疑是琅邪王儼傳文，誤移於此。「綽」亦當是「儼」之訛。又儼傳云：「兄兄喚，兒何不去？」「兄兄」指後主，卽儼之兄，與此云「呼父爲兄兄」不同。

〔十四〕遷大司徒 按北齊書司徒不加大，「大」字衍文。

〔十五〕猶帶中丞督京畿 諸本「督」訛作「且」，據北齊書改。下文言儼以京畿兵反，可知其仍爲京畿大

都督。

〔二六〕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神獸門」卽「神虎門」，北史避唐諱改。本書卷九二和土開傳又作「神武門」。

〔二七〕觀其相表 諸本「相」訛「根」。據北齊書、通志改。

〔二八〕須早出早還 諸本脫「早出」二字，據北齊書、通志補。下文言後主四更召儼，卽僞欲早出。

〔二九〕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 按本書卷八齊後主紀武平三年正月「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帝」。此「三」字當是「正」之訛。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雋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胄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廻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

麴珍

段琛

尉標

標子相貴

康德

韓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高寶寧

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湍不睦，豐助湍守。岳將自討湍，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湍與豐堅守不下。

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

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豐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諡武忠。子曄嗣。

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

八子俱非嫡妻所生，〔六〕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曄所生喪，〔七〕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八〕初呼厨貌入朝漢，〔九〕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

元既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三〕靈州刺史曹湜待元甚厚。湜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被劾，特見原。〔四〕累以軍功拜司空。

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

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略，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諡曰恭武。

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勳重，尙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臯郡公。濟南卽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

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湍不睦，豐助湍守。岳將自討湍，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湍與豐堅守不下。

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豐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諡武忠。子曄嗣。

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

八子俱非嫡妻所生，「豐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曄所生喪，「豐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豐初呼厨貌入朝漢，豐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

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余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

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略，善騎射。余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諡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尙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

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亮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余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

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諡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

次子洪徽，嗣樂縣男。二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

儁豪爽有膽略，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余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

顯，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濟州刺史。(二)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

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諡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余朱榮擢充左右。榮死，余朱度律以賢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羣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

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

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余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亮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諡曰武壯。

子興，字敬興。〔三〕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余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

懷以武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爲王。榮敗，擁所部先降，

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苦。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三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四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

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歛，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朱兆於赤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

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

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子敬顯嗣，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朱榮。榮死，隸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卽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神武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尙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余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內。從破余朱兆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

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

仁字天惠，善無人。二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余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尙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尙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諡曰武。

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善騎射，二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尙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

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三司、兗州刺史。

標，代人。大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

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

弟相願，強幹有膽略。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

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

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總管。〔二〇〕

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

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破關中。〔二一〕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

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

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略，襲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

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尔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

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獬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

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胸，竹筍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

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尙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

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三〕}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余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余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三〕}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效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余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于行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尒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

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

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

史。父遠，恒州刺史。

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略。余朱榮卽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余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三〕遂攜余朱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

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尙書左僕射。〔三〕

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廻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

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算也，其算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諡曰景惠。

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

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

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醢醢奉獻，寶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醢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會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余朱榮破葛榮，平元顯，封瘦陶縣伯。榮死，余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諡曰莊惠。子孝冲嗣。

孝冲弟長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叉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

薩初從余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

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

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慚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四〕余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駝牛署。

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

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三〕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

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

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

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廐之後也。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尒朱氏敗，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羣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

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以郢州城內附。

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蒺，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蒺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瑒、約又并力圍城。唯蒺槐楮葉并紵根、水荳、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卽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

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

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僚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

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訛音連。事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蛇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吝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

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

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

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余朱榮。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

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後從破余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

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擲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

周文東至嶠、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三)儀同楊擲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戌。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

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汧陽郡公，除肆州刺史。

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

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侯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爇。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朱榮，背朱榮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

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

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齟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

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爲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爲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

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

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强。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

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三〕}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

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三〕}

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陽平人鄭子

饒，^{〔三〕}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

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

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

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四〕}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

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余朱榮親信。榮被害，從余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余朱京繼欲投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

以素蒙兆恩，卽背京，纒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會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並爲神武親信。後都督余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韉，左右馳射。校挽強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三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卽斬之。

天統五年，除并省尙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饒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

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

興慶事見齊本紀。^{〔三六〕}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諡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三七〕}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

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之，以彰清節。^{〔三八〕}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

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

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四〕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五〕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

永弟種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

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

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

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

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世榮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

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

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

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四〕}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五〕}鎮南亮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

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

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余朱殘逆，遠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並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攜，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雍，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

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

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算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概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

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

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校勘記

〔一〕累遷第二鎮人會長 北齊書卷二七補 万俟普傳「鎮」作「領」。按隋書百官志中敍魏齊官制有領人會長、不領人會長、領人庶長、不領人庶長等。作「領」是。

〔二〕神武名其所營地爲廻洛城 諸本脫「城」字，據北齊書補。

〔三〕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 按魏無「源州」，疑「源」爲「涼」之訛。

〔四〕以貪污被劾特見原 諸本脫「被」字，據通志卷一五二可朱渾元傳補。

〔五〕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 諸本脫「北有白氣」，同入船「七」字，據北齊書卷二七

劉豐傳補。

〔六〕八子俱非嫡妻所生 按疑「八」上脫「豐」字。

〔七〕武平中暉所生喪 通志卷一五二劉豐傳「暉」作「曄」。按上文不見暉名，若非有脫文，卽是「曄」之誤。

〔八〕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 錢氏考異卷四〇云：「按齊書卷二七，常字保年，附化人。延壽削而不書，

則總論中『保年之於關右，義異策名』二句，殊無謂矣。」按錢說是。又北齊書「單于」上有「匈奴」二字，亦不應刪。

〔九〕初呼廚貌入朝漢 錢氏攷異云：「『貌』當作『泉』，『泉』譌爲『兒』，後人又妄加豸旁。」按呼廚泉歸漢，見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錢說是。

〔十〕次子洪徽嗣樂縣男 北齊書卷十九劉貴傳無「樂縣男」三字，通志卷一五二劉貴傳作「樂安縣男」。按北齊書言貴封敷城縣公，不云封「樂縣男」。此云「嗣樂縣男」，當是別封。但地志無「樂縣」，疑通志作「樂安」是。

〔十一〕出爲濟州刺史 諸本「濟」作「齊」，北齊書卷十九蔡儁傳作「濟」。按本書卷六齊神武紀天平元年見「濟州刺史蔡儁」。魏書卷十一孝武紀太昌元年七月，言儁爲濟州刺史，與齊州刺史尉景共同鎮壓郭遷。永熙二年六月，又見「濟州刺史大都督蔡儁」。作「濟」是，今據改。

〔十二〕子興字敬興 北齊書卷十九尉長命傳「敬興」作「興敬」。錢氏攷異以爲「興敬」卽附見本卷綦連猛傳之「尉興慶」。作「敬」是北齊史臣避北齊廟諱改高歡五世祖名慶。這裏作「敬興」，是轉寫倒誤。按錢說是。金石錄卷二二北齊大安樂寺碑跋言碑文載長命子名興敬，與北齊書合。

〔十三〕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 諸本「州」作「川」。張森楷云：「『川』乃『州』之誤。州有長史，潁川是郡，不得有長史也。」按張說是，本書卷六〇字文貴傳、卷二〇堯雄傳正作「州」。今據

改。

〔四〕祥戰失利還北。北齊書卷一九任延敬傳「還北」作「收還北豫」。按這裏疑脫「豫」字。北豫州治虎牢，與潁川甚近，所以下文說他與侯景、高昂「共攻拔潁川」。

〔五〕康德。北齊書卷十九張保洛傳作「王康德」。張森楷云：「據周書卷一二齊王憲傳有新蔡王王康德，則有『王』字是也，此誤脫文。」按本書卷八齊後主紀武平七年十二月亦見「王康德」。但本傳下文單稱「德」。卷五八周宗室諸王傳稱「新蔡王康德」。

〔六〕仁字天惠善無人。諸本「善無」倒作「無善」，據通志卷一五二張保洛傳乙。善無郡見魏書地形志上恒州。

〔七〕壯勇善騎射。諸本脫「善」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八〕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總管。李慈銘云：「按建業、輔相俱由齊降周。建業之爲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者，齊官也。輔相之爲朔州總管者，周官也。北齊書言建業授上柱國，封郇國公，隋開皇中卒，輔相授上柱國，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卽以爲朔州總管。所敘建業、輔相兩人之官，皆入周所授。此傳當有脫文。」按李說是，「并州刺史」下當脫建業、輔相降周授官經過。

〔九〕戰歿關中。按北齊書卷二〇慕容儼傳附牒舍樂事迹云：「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

關中。北齊自沙苑之戰後，從未入關作戰。天保距沙苑之戰天平四年已十餘年，不得有戰死於關中的事。「歿」當是「沒」之訛，即爲周軍所俘虜之意。

〔二〇〕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 北齊書卷二〇斛律羌舉傳「宣納」作「納言」。按此官不見於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唯通典卷二一侍中條，稱周武帝保定四年改御伯爲納言，御伯下大夫爲納言下大夫。這是侍中和黃門侍郎的改名。通典後周官品有「御伯上士」，按例也當改名爲「納言上士」。這裏「宣納」當作「納言」。

〔二一〕瓊子欣尙魏平陽公主 北齊書卷二〇張瓊傳「欣」作「忻」。錢氏考異云：「按后妃傳 本書卷十四，魏孝武帝妹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遇之無禮。帝殺歡，改封爲馮翊公主以配周文帝。卽此公主也。齊史避諱，改「歡」爲「欣」。按錢說是。魏書卷七五朱彥伯、朱世隆傳又改作「勸」，都是避高歡諱。參見卷四八朱彥伯傳校記。

〔二二〕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 李慈銘云：「北齊書：『紹宗行到烏突城，見高祖追至。』云云，此處『見神武』下，亦當有『追至』二字。」

〔二三〕還除尙書左僕射 北齊書卷二〇慕容紹宗傳無此語。按下文云：「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似紹宗還朝除左僕射在前，侯景之反在後。但北齊書卷二四陳元康傳言侯景叛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之，恐其驚叛」。則紹宗尙在徐州未還。考魏書卷十二孝靜紀武定五年正月

侯景叛，五月「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尙書左僕射」，十月「以尙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陳元康傳相合。這裏敘述失次。

〔二四〕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北齊書卷二〇薛循義傳「陽夏」作「夏陽」，又云：「封循義汾陰縣侯。」按魏書地形志下華州華山郡有夏陽縣。卽本書卷三六薛辯傳及周書卷三五薛端傳所說的「馮翊之夏陽」，爲薛氏族居的地方。按當時慣例，地方豪強的封邑，多在本地。疑作「夏陽」是。「陽夏」見於地形志中梁州、合州、霍州，與薛氏無關，疑誤。又據北齊書，「汾陰侯」是薛循義卽脩義的封爵。這裏「封」下當脫「脩義」二字。

〔二五〕前不聽我城并州城。按上文「神武欲大城晉」，及「又欲棄晉」兩「晉」字下，通志卷一五二薛脩義傳都有「州」字。以上文「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及下文「以脩義行晉州事」証之，通志是。并州卽晉陽，自尔朱榮以後，爲高歡根本重鎮，城池堅固，高歡豈有輕易放棄之理？當時所欲築城和準備放棄的，應是晉州，卽平陽城。這裏「并州」疑是「晉州」之誤。

〔二六〕位廉州刺史。北齊書「廉」作「廣」。按隋書地理志中趙郡藁城縣下注云：「開皇十年置廉州。」則魏、齊之際尙未有廉州。廣州治魯陽，見魏書地形志中。「廉」疑是「廣」之訛。

〔二七〕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諸本「二」作「三」，通志卷一五二慕容儼傳作「二」。按上下文都只涉及儼與相樂兩人，別無第三者，今從通志改。

〔三八〕本名伏憐訛音連 諸本「訛」作「語」，據通志卷一五二慕容儼附庫狄伏連傳改。

〔三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 諸本脫「自」字，據北齊書卷十五、通志卷一五二潘樂傳補。

〔四〇〕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 按北齊書卷四一暴顯傳，顯任北徐州刺史後，又歷廣州、潁州、鄭州等刺史，到天保三年，以贓貨解鄭州。北史刪節，似所解爲徐州。誤。

〔三一〕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 北齊書卷四一皮景和傳作：「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則「疑賊有伏」者，非高歡，乃高澄。疑北史誤。

〔三二〕事平除尙書右僕射 張森楷云：「北齊書下有『趙州刺史』四字，據本紀無景和爲僕射文。蓋以僕射爲州，如後世使相，非眞揆也。此刪去之，便似眞爲僕射者然。」按所除疑是「行臺尙書右僕射」，故本紀不書。北齊書下文更有「尋遷河南行臺尙書右僕射、洛州刺史」語，則此當是河北行臺，故兼趙州刺史。

〔三三〕又有陽平人鄭子饒 諸本「陽平」倒作「平陽」，北齊書作「陽平」。按魏書地形志，平陽屬晉州，在今山西臨汾。陽平屬司州，在今山東莘縣。下文言「見信於魏、衛之間」，又曾破乘氏縣今山東荷澤，則作「陽平」是。且皮景和出拒陳師，順道鎮壓，必不得繞至平陽。今據乙。

〔三四〕綦連猛字武兒 通志卷一五二綦連猛傳「武」作「虎」。按北齊書卷四一綦連猛傳亦作「武」，當是避唐諱改。

〔三五〕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 北齊書卷四一綦連猛傳「三」作「二」。按本書卷八齊武成紀，突厥圍晉陽在河清二年底至三年初。猛加開府在前，則當作「二年」。

〔三六〕興慶事見齊本紀 按尉興慶卽尉長命子興敬，見本卷尉長命傳校記。北史誤分爲兩人。

〔三七〕天平末周齊交戰 北齊書卷四一元景安傳「周齊交戰」作「大軍西討」。按天平乃東魏靜帝年號。其時只有東西魏，並無周、齊。北史誤改。

〔三八〕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之以彰清節 諸本脫「之」字，據北齊書卷四一、通志卷一五二元景安傳補。

〔三九〕如景安之徒疏宗 諸本「徒」訛「徙」，據北齊書、通志改。

〔四〇〕豈得棄本宗逐他姓 諸本「逐」訛作「遂」，據北齊書、通志改。

〔四一〕及周武帝入代 按周師滅齊，未嘗至代，今山西大同，「代」字疑誤。

〔四二〕兵將罕有全節者 諸本「者」訛作「有」，據北齊書卷四一傳伏傳改。

〔四三〕有儀同叱干苟生 諸本「干」訛作「于」，據北齊書卷四一、通志卷一五二傳伏傳改。參卷一道武

紀校記。

〔四四〕余朱殘逆遠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按此是論万俟普父子。不具姓名，莫知所指，疑上有脫文。又傳文簡略，全未反映論中所舉事實，亦刪節之失。

〔四五〕生不屈西朝。按此論劉豐。豐字豐生，疑上脫「豐」字。

〔四六〕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按此論破六韓常。常字保年，本傳刪去，遂使人莫解。「開」，錢氏考異作「關右」，未知所據何本。常曾仕西魏，作「關右」疑是。

〔四七〕神敬力屈東雍未虧臣節。諸本「雍」作「維」。按金祚本傳云：「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北齊書卷二七可朱渾元傳云：「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維」乃「雍」之訛，今據改。

〔四八〕不用范增之言。諸本「增」作「曾」，據北齊書卷二〇史臣論改。

〔四九〕三藏連屬危亡。按「連」當爲「運」之訛。

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裴藻 兄子膺之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叡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羨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

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尙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尙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

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尙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尙書令。

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尙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

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

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餽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尙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

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質升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蓓人。幹贈司徒公。

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磑。並有利於時。

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三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

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

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人像，〔三〕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淫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四〕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尙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五〕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諡。

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尙文雅，摺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

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

財產。

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余朱榮所禮，封平遙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余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尙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尙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齎遺，率以爲常。

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七〕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尙書令。

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

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牝牛犢。犢在道死，唯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尙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啓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諡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旣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印、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

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尙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

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隨郡公。

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

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卽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

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元景等並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期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

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惛同爲黃門郎，至惛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惛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惛，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惛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惛甚重之，然以其疏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

重。^{〔一〇〕}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爲之禮。及彥深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棊。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棊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棊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疾終。^{〔一一〕}

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縣伯。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開皇中，爲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

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冑。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

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

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尔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僚畏懼。

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寶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貞。

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

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尔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

改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舐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

子粲，少歷顯職，性粗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

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世辯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眞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

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卽以爲中軍大都

督。從破余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

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僚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

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一〕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

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

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彥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

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余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

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

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三〕轉太宰。

干尙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二〕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諡曰景烈。

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

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

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

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

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擄，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士文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尔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

中軍，從破余朱兆於赤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

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

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

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余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榮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諡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領親信都督。

神武拒余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强者，得天下之心。余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搢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余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

謀，勇者不爲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_二詔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馬并金，_三進爵爲公。

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詔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爲託，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詔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

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詔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詔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涖并州。爲

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詔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

周冢宰 宇文護 母 閭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尙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詔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詔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王 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詔，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詔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諸將陣以待之，詔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詔且却引，待其力弊，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卽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

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詔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 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詔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詔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

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諡忠武。

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勳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瑒妻皇甫氏，緣瑒謀逆，沒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

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

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

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

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詔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

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

孝言本以勳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

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

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賤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尙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

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尒朱榮，爲別將。孝

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神武密懷匡復，^{〔三〕}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

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四〕}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斂。^{〔五〕}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

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

及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尙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

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卽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諡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

禽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尙書令、司空、司徒。

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

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

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榮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杲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

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

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

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搯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三七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三八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

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卽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豬，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

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冒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

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琕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琕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杖之一百。」琕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諸杖庶而謝焉。

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三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懾。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亮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

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三〇〕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尙書令，〔三一〕別封高城縣侯。

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尙。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三二〕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三三〕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

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廳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閭，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

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卽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

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

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

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

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

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

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旣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

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言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

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大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校勘記

〔一〕累遷郡公 按「累遷」通常指官職，不指封爵，「遷」下當有脫文。北齊書卷一八孫騰傳云：「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

〔二〕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 諸本脫「在」、「有」二字，據北齊書補。通志卷一五三孫騰傳亦有「在」字。「有」字作「掌」。

〔三〕於射棚上立三人像 諸本「棚」下有「土」字。李慈銘云：「『土』字衍，北齊書卷一八無。」按通志卷一五三高隆之傳亦無「土」字，此涉「上」字形似而衍，今刪去。

〔四〕何過要名 北齊書卷一八高隆之傳作「何得委過要名」。疑此脫「得委」二字。

〔五〕隆之曾與元昶宴。通鑑卷一六五——一六頁「昶」作「旭」。按元昶見魏書卷二一咸陽王禧傳，早已死於天平二年五二五年，下距隆之死時天保五年，五五四已十九年。元旭見魏書卷一九城陽王長壽傳，死於天保五年八月乙亥，與高隆之死日八月己卯相差只四天，均見北齊書卷四文宣紀，可見二人是連坐同死。疑通鑑是。

〔六〕太僕卿任集同知營構。北齊書、通志及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八頁「僕」作「府」。按太僕掌車輦、馬牛、畜產，與營構無關；太府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均見隋書百官志中。疑作「太府」是。又諸本「知」訛作「加」，據北齊書、通志改。

〔七〕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北齊書卷一八、通志卷一五三司馬子如傳「已下」下有「委其黜陟」四字，此疑脫。

〔八〕驛召上黨王渙。諸本「渙」作「煥」，據周書卷二一司馬消難傳改。高歡諸子，名皆從水，見卷五一神武諸子傳。

〔九〕與邢子才王元景等。諸本脫「元」字，據北齊書、通志司馬子如傳補。王元景卽王昕，見本書卷二四。

〔一〇〕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重。按「膺之」二字疑衍，「重」下亦當有脫文。

〔一一〕齊亡歲以痢疾終。諸本脫「齊」字，據北齊書及御覽卷七四三三二九九頁引北史補。

〔二〕遙見羣鳥飛起 諸本「鳥」作「鳥」，御覽卷九二〇四〇八一頁、通鑑卷一七三五六九頁作「鳥」。胡注云：「西軍旗幟皆黑，齊人時恒懼，望見鳥飛，以爲周師已至。」按北周服色尙烏，見周書卷三閔帝紀。胡注是，今據改。

〔三〕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 諸本「令告定」三字訛脫作「金造」二字，據北齊書卷十五、通志卷一五二婁昭傳改補。

〔四〕子子彥嗣 諸本「彥」作「產」。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一司徒公婁叡華嚴經碑跋引安陽金石志，稱碑側題名有王世子子彥，第二子仲彥。又本書卷五二北齊宗室河南王孝瑜傳見婁子彥。「產」乃「彥」之訛，今據改。

〔五〕天保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 諸本「保」作「平」。按干封章武郡王，見本書卷七齊文宣紀天保元年六月。作「天平」誤，今從北齊書卷十五庫狄干傳改。

〔六〕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 張森楷云：「按孝友始爲臨淮王，齊世爲臨淮公，未常改封譙，『譙』疑誤。」按元孝友傳見本書卷十六臨淮王譚傳，「譙」疑是「淮」之訛，又脫「臨」字。

〔七〕士文暴過猛獸 百衲本、南本「猛」作「獨」，北、汲、殿三本作「毒」。隋書卷七四、通志卷一七一庫狄士文傳作「猛」。按「獨」乃「猛」之訛，今據改。「猛獸」卽「猛虎」，隋書、北史避唐諱，故作「猛獸」。

〔一〕領本州流人大都督 通志卷一五二段榮傳「人」作「民」。北齊書卷一六段榮傳無「本州流人」四字。按北齊書卷一八孫騰傳「尋加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本書卷五一馮翊王潤傳見「六州大都督獨孤枝」，趙郡王琛傳琛及其子叡並曾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此「本州」當爲「六州」之訛。北齊書省「六州流民」四字，非。參周一良：領民會長與六州大都督。見魏晉南北朝史

論集。

〔二〕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 按北齊書卷一六段韶傳云：「從高祖禦周文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是受窘者乃高歡。此事亦見卷六齊神武紀、卷四九賀拔勝傳。這裏「爲」上當脫「神武」二字。

〔三〕賜鞍馬并金 諸本「鞍」下有「下」字，北齊書無「鞍下」二字，通志卷一五二段榮傳無「下」字。按「下」字衍文，今據刪。

〔四〕據移送書恐示以弱 北齊書、通志並作「仍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弱」。按這裏「書」疑是「母」字之誤，或是「書送」二字誤倒。

〔五〕上山逆戰 北齊書、通志此上有「周軍仍以步人在前」八字。按此不當刪，疑是脫文。

〔六〕神武密懷匡復 北齊書卷十七、通志卷一五二段律金傳「神武」上有「及尔朱兆等逆亂」七字。

按文義不當刪，疑是脫文。

〔三四〕神武將集兵更戰 諸本「更」訛作「便」，據通志改。

〔三五〕侯景斂 按語意未完，當有脫文。

〔三六〕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 北齊書三朝本「孝」作「者」。按冊府卷三九五四六八七頁作「莫暉者」，乃是「莫者暉」之誤倒。「莫者」複姓，見元和姓纂輯本卷十、廣韻卷五及通志卷二九氏族略代北複姓。本書卷九三西秦乞伏氏傳見莫者胡。此「孝」字當是「者」之訛。

〔三七〕百升飛上天 諸本「升」作「斗」，北齊書、通志及本書卷四七祖珽傳作「升」。按百升爲一斛，暗寓「斛」字，今據改。

〔三八〕珽續之曰 諸本「續」訛作「讀」，據北齊書、通志改。

〔三九〕在西境築定誇諸城 「誇」字疑誤。

〔四〇〕自庫推戍東拒於海 北齊書、通志「推」作「堆」。疑「推」誤。

〔四一〕遷行臺尙書令 諸本「遷」訛作「遣」，據北齊書、通志改。

〔四二〕使人騎快騾迎至鄴 通志「迎」作「遞」，疑是。

〔四三〕鎖者鎖鎖吉利 「鎖鎖」當是誤疊。

〔四四〕戰將兵權 北齊書卷一七史臣論「將」作「術」。疑是。

